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史 繹

(七十)

馬驥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 繹

(七十)

撰 驢 馬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輯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釋史卷七十四

春秋第四十四

子產相鄭並載諸臣興廢 鄧析附

【左傳】襄公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七年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

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

爲不言其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

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髡原何以

名傷而反未至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穀梁傳〕未

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

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

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左傳】八年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

惡出奔衛。【右僖公之弑】

十年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

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

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

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

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倣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

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蟪帥國人助之殺尉

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駟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

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

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

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穀梁傳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年十五鄭尉氏司

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蔑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

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駟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

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

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十八年鄭

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蔦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師楚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十九年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史記】簡公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爲君。公

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爲卿。」○按：左傳無駟孔欲自立事。【右子孔之亂】

【左傳】

二十二年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足以其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十二月，鄭游販將如

晉，未出竟，遭逆妻者，辱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右印段游之正】二十四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旣登而求降階者，知

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感疾將死而憂也。」二十五年

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

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

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右子產知然明】

二十二年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昔先君悼公九年，我

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

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驕。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湟梁之明年。子驕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二十四年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

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爾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年二十六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至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右入陳始末】

【呂氏春秋】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兢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左傳】

年二十七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

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年二十八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

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

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

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

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

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右善事大國」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迂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

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

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年二十九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

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

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

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伐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

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

矣。年三十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

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

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旣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澗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櫜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蟠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

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史記〕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

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昭公七年。子產也。勿殺。乃止。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

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右〕駟良。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

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三十一年。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閻。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垣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廩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塢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

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迂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語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韓非子】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

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饑也。〔尸子〕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久，朝廷之不理，與諸侯交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理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饑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也，雖抱鐘而朝可也。〔說苑〕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呂氏春秋〕子產相鄭，往見靈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知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

【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